

## 彼時春光燦爛

### 「春光燦爛·走唱楊達：楊達文學音樂節」紀事

文／楊翠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圖／楊達文教協會籌備處、國立台灣文學館

「春光燦爛」不僅是一場音樂會，不僅是系列音樂節，更是對「夢想」的註解、翻譯與再造；「春光燦爛」是許多追夢人的跨時空聚合，他們集體以夢力蓄養願力，與龐然怪獸奮戰，激越寫下一個春光燦爛年代。



向陽（右）說起他與楊達30年前種下的美麗因緣，以詩人的音樂性聲音，為楊達獻詩。

能夠在「台灣文化日」暨國立台灣文學館館慶的前夕，在離楊達新化老家不遠處的台灣文學館，舉辦「春光燦爛·走唱楊達：楊達文學音樂節」系列活動的首場音樂會，對我而言，是一個夢想的實踐，更是對一個春光燦爛年代的懷想與致敬。

#### 那個春光燦爛的年代

日治時期，1921年10月17日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創設，掀起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風潮，他們以肉身鑄劍，燃燒自己，也燃燒了殖民地的嚴冬。即使是在談說「青年的社會使命」已被譏笑為無聊老調的今天，我仍然願意這麼說，那個世代的知識分子，是最美麗的典型。

因著對彼時春光燦爛的懷想，「春光燦爛」不僅是一場音樂會，不僅是系列音樂節，更是對

「夢想」的註解、翻譯與再造；「春光燦爛」是許多追夢人的跨時空聚合，他們集體以夢力蓄養願力，與龐然怪獸奮戰，激越寫下一個春光燦爛的年代。

可以這麼說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彼時的青年都是哪吒，腳踏風火輪，舞動乾坤圈，「大喊一聲，雲降雨從，乾坤燦動。」他們銜著使命而來，使命完成，骨血還諸人間。楊達生長在那個年代，他的自我實踐路徑，是那個遍生哪吒、遍地風火輪的時代裡，青年們的共同路徑。

1906年10月18日，楊達出生，浸潤在時代風潮中，少年時期即開始思索台灣的命運與前途，為此，同學口中「讀前世書」、資質優秀的楊達，決心放棄中學學業，放棄投考醫學院，前往日本，研習文學藝術，尋找思想窗口。然而，日本大學修業未完，島內社會運動蜂起，來自「台



高英傑與原舞者演唱高一生的遺作。  
（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）

灣文化協會」及「台灣農民組合」同志們的聲聲促請，不斷呼喚楊達返鄉，投入運動行列。於是，他又放棄日本大學的學業。

1924年9月，青年離鄉，帶著一床棉被和50多元，航向世界的彼端，向他山取火。1927年9月，青年返鄉，帶著知識、信心、覺悟，決心在母鄉的土地上，遍灑火種。中學未完成，因為必須走上新的道路；大學未完成，因為返鄉之路已經在眼前鋪展。

生命，必須永遠在道途中，實踐，是此生永恆的進行式；這就是那個世代哪吒的生存姿態。如果沒有他們如此不合自利主義邏輯的生命實踐，就不會有那個春光燦爛的時代。楊達文學音樂節，以「春光燦爛·走唱楊達」為題，正是要向那個時代的實踐美學致敬。

#### 那個音符鼓譟的年代

在我看來，那個世代的青年，如楊達，本身就是躍動的音符，他們的身體裡、靈魂裡，躍動著永不止息的音符，即使到現在，你幾乎都還可以隔著遙遠時空，聽見他們的心跳脈搏，熱烈鼓動著、鼓譟著、鼓舞著。

至於楊達與音樂的實際關係，則更是一則奇遇。楊家三兄弟，老大楊大松，極富美術天分，是素人雕刻家，老二楊趁有音樂異稟，熱愛小提琴，而小弟楊達，則熱愛文學，對音樂不僅一竅

不通，更簡直就是音痴。

一個音痴與音樂之間，究竟可以有什麼動人的故事？楊達五音不全，與音樂卻有不解之緣。在日本殖民時代，他熱愛音樂的二哥，變賣了心愛的小提琴，支持他赴日留學，從此有了文學家楊達，也有了社運者楊達。

白色恐怖時期，在海波激湧的綠島，他身繫囹圄，卻四處采風，在寫著「國父思想」的筆記本裡，一筆一筆採錄民間歌謠，做為創作「街頭劇」的素材。他的劇本，因而可唱可舞，那是一個音痴對音樂美學的最大實踐。

1970年代，民歌運動的旗手李雙澤，將楊達的新詩〈愚公移山〉譜成歌曲，而當時方當青春的「鄉音四重唱」，則為他寫了〈秋天的野菊花〉。楊達生前，這些音符隨著老舊的錄音機，在大度山紅土坡上的東海花園，鎮日跳動，猶如作家的脈搏。

1993年，楊達辭世8年後，水晶唱片公司發行《鵝媽媽出嫁》，一群更青春的世代，以更豐富的聲音，詮釋楊達的人與作品。在那個演唱會現場，我們都感覺到，楊達以另類的方式，在場了。

一個音痴，與音樂可以達到如此極致、動人的結合。那是因為，他的音符，不是從鍵盤、琴弦中流洩出來，而是從身體與靈魂中鼓動出來，是天賦生成的韻律，是時代鼓譟而成的奏鳴。



首場音樂會開鑼，鬥鬧熱走唱隊的林生祥、朱約信等，都來情義相挺。  
（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）

### 合力造樂，與楊逵共樂

2011年，我們發起成立「楊逵文教協會」，以「合力造樂，與楊逵共樂」為訴求，舉辦「楊逵音樂節」4場演唱會，邀請大家來一起來唱歌、作樂，紀念楊逵逝世26年，並且追憶彼時春光燦爛。

「楊逵文教協會」，目前資金為零，夢想無限大。「春光燦爛」因而不是一個商業活動，而是一場文化行動。我們希望尋求同好，邀集熱血，重新以音樂來記憶歷史，以音樂來訴說故事，以音樂思慕作家的生命風采，以音樂貼近那個世代的美學風格。

10月16日，秋日府城，在台灣文學館，「春光燦爛·走唱楊逵：楊逵文學音樂節」系列活動首場音樂會開鑼，鬥鬧熱走唱隊的易叡與長運、林生祥、高英傑與家人、原舞者、朱約信，都來情義相挺，近乎義演。現場的聲音很迷人，春光很燦爛，彷彿連二〇年代彼時滯留的、未曾褪去的音符，都被召喚出來，一起燦爛。就連生祥自己演唱完後，也被現場的聲音迷魅了，坐下來繼續聆聽，竟忘了趕赴下一場演出。

而我的好友向陽與方梓，迢迢從台北前來府

城，向陽說起他與楊逵30年前種下的美麗因緣，以詩人的音樂性聲音，為楊逵獻詩。當然還有全場的熱情來賓，所有我識與不識的朋友，秋日午后，履行一個邀約，以歌聲，與楊逵和他的時代，跨時空相遇、擊掌問候。更當然，如果沒有台灣文學館，這些聲音，就沒有鼓動的現場，李瑞騰館長還親自寫了〈漢漢的柔軟心〉，為活動開鑼祝賀。

而其實，對我而言，「楊逵文學音樂節」之所以能夠春光燦爛，是因為有一群默默的、幕後的夢想家。一如電影正片結束，曲終人散，演職員名單在螢幕上快速流掠，雖然大家都知道，沒有他們，就沒有這個故事，但人潮卻仍逐漸散去。這場音樂節能夠圓滿，所有參與籌備與執行的年輕朋友們，才真正是最動人的存在，惠敏、馥儀、芷琪、信允，義工朋友們，以及我親愛的家人，楊靜、楊菁、曜聰，如果沒有大家的長期投入，發夢築夢，如何能夠召喚彼時春光，燦爛發聲。

彼時的春光燦爛，已然逆時歸來，而此時的春光燦爛，正要持續歌吟。☘